



YISHI  
QINGYUAN

# 异世情缘

## II

魔神降世，灾祸临头，都城沦陷，国王殒命，身为国王守护者的水郁心自然躲不过被俘虏的命运，却没想到她的美丽容貌和狠辣性格已经引起了魔神的注意……

叶桔桔 著

YISHI  
QING  
YUAN

叶桔桔◎著

已世情緣

II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  
清风留夏



- 004 【第七章】  
    守望水晶宫
- 024 【第八章】  
    迷航
- 044 【第九章】  
    彼岸花
- 067 【第十章】  
    流光夜舞
- 090 【第十一章】  
    破晓

CONTENTS

碧水盈心 第三部

【第一章】	111
邂逅	
【第二章】	121
意外事故	
【第三章】	133
国王的荣耀	
【第四章】	151
扑朔迷离的关系	
【第五章】	162
逐鹿	
【第六章】	173
回忆的断章	
【第七章】	183
白羽	
【第八章】	198
行到水穷处	
【第九章】	210
单身情歌	
【第十章】	220
花好月圆	
【碧水盈心番外】	230
妹妹	
【将军冢番外】	260
温柔乡	
【后记】	271

YISHI  
QING  
YUAN

已世情緣

叶桔桔◎著

II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第二部 清风留夏

- 004 【第七章】  
    守望水晶宫
- 024 【第八章】  
    迷航
- 044 【第九章】  
    彼岸花
- 067 【第十章】  
    流光夜舞
- 090 【第十一章】  
    破晓



CONTENTS

碧水盈心  
第三部

【第一章】	111
邂逅	
【第二章】	121
意外事故	
【第三章】	133
国王的荣耀	
【第四章】	151
扑朔迷离的关系	
【第五章】	162
逐鹿	
【第六章】	173
回忆的断章	
【第七章】	183
白羽	
【第八章】	198
行到水穷处	
【第九章】	210
单身情歌	
【第十章】	220
花好月圆	
【碧水盈心番外】	230
妹妹	
【将军冢番外】	260
温柔乡	
【后记】	271



第二部

清风留夏





## 第七章

YISHIQINGYUAN

## 守望水晶宫

“风，我可以为你拍照吗？”

“不可以。”

“呃……可以请你跳舞吗？”

“没兴趣。”

“要不要我带你潜水？我有执照的。”

“免了。”

楼白羽皱着眉，不悦地看着甲板上的一幕。

年轻的雅痞正眉开眼笑地围着风绮夏团团转，大献殷勤，而后者懒洋洋地趴在船舷上，一手托腮，对他的邀请一概回绝。

他只是去厨房转了一圈，往汤锅里下了点料好让一船人忘记这些天他们几个施展“超能力”的画面，没想到自己只是离开一下，查理·伯格曼这块牛皮糖就抓紧时机黏着风绮夏不放。这个二世祖要泡妞他是管不着啦，不过把脑筋动到风绮夏身上就该死了，楼白羽的涵养可没好到看着这种场面还平心静气。

他把秘书叫过来，让她带着两个保镖把伯格曼家的小王子押上直升机，打包送回纽约。

“至少给我个电话号码——”关上机舱的瞬间查理声嘶力竭地捧心呐喊，尾音被螺旋桨的声音盖过，直升机飞离甲板，渐渐消失在蓝天下。

整个世界都清静了，楼白羽神清气爽地问风绮夏：“那家伙没给你造成困扰吧？”

风绮夏抬头瞥他一眼，有些心不在焉地答：“不会。”

“怎么了？”楼白羽双手扶在船舷上，将她圈在身前，低声问，“又晕船吗？”

看着她闷闷不乐又有点恍神的状态，让他不禁担心这丫头是不是得了航海忧郁症。

风绮夏迷茫地盯着海面，迟疑道：“我觉得不安……仿佛越来越不像我自己了……”

从刚学会飞翔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心头开始涌上难言的忐忑，担心接下来会有哪些突如其来惊喜在等她，更担心哪天起床之后发现头上长角……

“不要胡思乱想！”楼白羽及时打断她的悲情脑补，一手勾起她的下巴，“难道我变成牛头马面了吗？”

“你也只有看起来比较正常而已……”风绮夏咕哝了一句，“你希望我变成什么样呢？”

楼白羽盯着她的眼睛，沉声问：“我希望你变成绿巨人，你愿意吗？”

“你去死！”

风绮夏一拳捶在楼白羽胸前，恼羞成怒的样子把他逗笑了，他刮了一下她的小鼻头，说：“所以这个样子就很好了，如果可以乖一点，少钻牛角尖一点，那就更好了。”

风绮夏轻哼一声，松了一口气，别别扭扭地转过头去看大海，突然盯着远方的波涛，低呼：“看，海豚！”

楼白羽朝她指的方向看过去，观察了片刻，说：“不只是海豚。”

他命令水手放下救生艇，朝那个方向开过去。

那里确实有一头海豚，正用它的喙将一名溺水的女子托出水面，那人已陷入昏迷，在水波中载浮载沉。楼白羽把人捞上救生艇，返回大船。风绮夏抱着大浴巾跑了过来，一条甩给他，一条裹住失去知觉的女人。

把女人放置在甲板上，风绮夏跪坐在她身前，一手抚过她平坦的腹部，诧异地说：“没有积水。”

“也许掉到海里之前就窒息了。”楼白羽也蹲了下来，皱眉道，“不可能啊……附近没有船只也没有飞机，她是哪来的？”

“救人要紧，你管她哪来的？”风绮夏白了他一眼，低头为她做CPR急救。

几次人工呼吸之后，她终于缓过气来，悠悠醒转，浓密的睫毛颤动了几下，睁开眼睛。

“你醒啦！”风绮夏揽住她的肩膀，让她枕在自己腿上，好奇地看着她。人救醒了，才有心思注意她的样子。

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呢！

她有一双罕见的金色眼瞳，脸也很美，不是那种精致的柔美，而是充满了不羁野性的粗犷美貌。五官深刻，浓眉大眼，鼻梁高而直，嘴唇丰满柔润，深棕色的卷发长可及踝，身材也高挑健美，古铜色的皮肤包裹着匀称有型的肌肉，即使裹着浴巾也能看出她有一副凸凹有致的火辣身材，让人挪不开视线。

应该是运动员吧，这样优美的肌肉线条一般人是不会有的！

楼白羽也在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他可没有风绮夏那么天真，这女人出现得太突兀，

让他无法将之归纳入“普通人类”的范围内。视线扫过她颈上的项链，以华丽饱满的珍珠和红珊瑚穿缀而成，是陆地上极少见到的顶尖成色，让他更加笃定自己的判断。

他的直觉一向准，正要动手把风绮夏拉走，出人意料的情景出现了一一

“我是雷蒙娜。”她眨动着充满魅惑的双眼，伸臂勾住风绮夏的颈子，抬头吻住她微张的唇，“以吻为誓，你将是我今生的伴侣。”

风绮夏瞬间石化。

围观的水手们也震惊得失声。

楼白羽一把将呆滞状态的风绮夏拽起来，拉到自己身后，说：“开什么玩笑？你看清楚，她是女孩子！”

雷蒙娜站起身来，冷冷地瞥他一眼，说：“我们一族的婚约统统是以吻为盟，刚才是她先吻我的！”

风绮夏回过神来发现对方竟然反咬一口，气得直跳脚，她缩在楼白羽身后，探出一颗头哇哇大叫：“那是人工呼吸！你这个女人不要偷换概念！”

她纯纯的初吻啊，竟然葬送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手上，真是忍不住要吐血三升！

雷蒙娜竟然比她还凶，双手叉腰作茶壶状，理直气壮地吼回来：“谁需要你做人工呼吸？我只是在海面上睡午觉而已，你跑来管什么闲事？”

围观群众目瞪口呆，风绮夏为之气结，掌间卷起小旋风，准备把这个脑袋里面全是混凝土的疯女人轰到海里喂鱼！

“稍安勿躁。”楼白羽按住风绮夏的手，顺势把她拉到怀里，保护意味十足，他转过脸，语气平淡地问，“以亲吻订下婚姻契约是你们的传统吗？”

“当然。”雷蒙娜轻蔑地扫了楼白羽一眼，像赶苍蝇似地摆摆手，“凡人，不要自不量力地做蠢事，我父亲可是大名鼎鼎的海神波塞冬，力量无远弗届，你们如果敢忤逆我的话就等着葬身鱼腹吧！”她只差没有嚣张到“活活活”地笑几声。

船员们脸色都变了，一半人提心吊胆地划着十字往船舱里跑，另一半人则留在甲板上，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她。

“是吗？”楼白羽低下头看着怀里快气到冒烟的风绮夏，语气依然云淡风清，“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传统，不过我很乐意入乡随俗。”

低柔的话语结束在轻触的唇间，众目睽睽之下，他勾起风绮夏的下巴，吻了她。

“本契约覆盖之前一切契约，效力凌驾其他所有契约之上。”他在风绮夏唇边低语，搂着她腰的手臂略略收紧，将她密实地圈在自己怀里，在她唇上又落下一吻。

风绮夏整个人都傻掉了，脑袋像被雷打过一样，彻底当机，只能瞪着惊诧不已的大眼睛，看着他端正无瑕的帅脸朝她凑近，温暖的气息拂过脸颊，紧接着是他的唇。

平时总是吐出尖刻言辞的双唇，竟然意想不到的柔软，小心翼翼地碰触她的唇，蜻蜓点水一样，驻留片刻旋即离开。

风绮夏晕陶陶地偎在他的臂弯中，对这个转瞬即逝的浅吻不明所以，又有些羞窘的恼

怒——还来不及品味便已匆匆结束，短暂得近乎敷衍！

不说围观群众的反应，雷蒙娜气得浑身发抖，喝道：“你想横刀夺爱？！”

如果说这次航海让楼白羽不快，那就是招惹了这些不知所谓又自以为真命天子下凡的自恋狂们，这不，前脚刚送走了查理，后脚又捞上一个雷蒙娜，还不约而同地把主意打到风绮夏身上！

自我意识过剩的家伙们都需要接受一下挫折教育，他不介意送他们进冰箱去清醒一下头脑。楼白羽绽开一个气死人不偿命的笑容，说：“雷蒙娜小姐，很显然你被三振出局，可以打道回府了。”

雷蒙娜双眼冒火地瞪着他，长发开始飞舞，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而她身后的海面掀起惊涛骇浪，以漫卷之势朝轮船扑来！

“退回船舱！”

楼白羽一声令下，围观群众纷纷撤回安全地带，连死活不肯走的风绮夏都被大副拖走了。甲板上只剩下楼白羽和雷蒙娜，两人之间电闪雷鸣，颇有情敌相见、分外眼红的气氛。

“你、找、死！”雷蒙娜眯起眼睛，如墙一般的巨浪朝楼白羽盖过来，而她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三叉戟，矫捷的身影借着海浪的掩护奔袭而来！

楼白羽立在原地，眉头微皱，抬掌相迎，只见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浪涛像溅到灼热锅盖上的水滴一样，倏地化为漫天白雾，竟然在他面前蒸发了！

“啊！”雷蒙娜痛叫一声，丢掉手上的兵器，被炽热的蒸汽气流掀翻，狼狈地跌靠在栏杆上。“你……你是什么人？”她不敢看自己烫得通红的手心，只觉得从手掌到指尖好像烙熟了一样，痛得钻心。

“自不量力的凡人。”楼白羽面无表情地答，在她面前站定，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现在你可以回去了吗？”

竟然败给一个凡人！雷蒙娜心中涌上无尽的屈辱，她坐在甲板上，冷不防横扫一眼攻击楼白羽的下盘，打算用近身搏击把这个小白脸殴成猪头。

“怎么这么想不开？”楼白羽轻松地躲过，打算把她拎起来丢回大海。

雷蒙娜大惊失色，不顾被烫伤的双手，死命地扒住他的手臂，低叫道：“做个交易吧！我把她还给你，你帮我解决掉一个麻烦！”

“还？”楼白羽挑眉一笑，“她本来就是我的。”

冷不防背后有人突袭，一脚朝他踢来，楼白羽扭头一看，原来是身陷三角风波的风大小姐正面色不善地站在他身后，抄起双手，冷冷地说：“你们当我是死人？”

\*\*\* \*\*\* \*\*\*

雷蒙娜被解除武装，一身嚣张气焰全没了。

楼白羽站在两个女人中间，暗中思忖是不是还要去厨房给船员们下遗忘药水。

风绮夏则仔细打量着雷蒙娜，语气和缓了一些，问：“你有什么麻烦？”

“绮夏——”楼白羽出声警告，显然对那个所谓的婚约耿耿于怀，只想快点把雷蒙娜打发走。

雷蒙娜看到她，眼睛一亮，问：“你可以跟我回去见父王吗？我要带一个心上人回去堵住他的嘴，让他打消为我安排夫婿的念头。”

“那你为什么不带一个男人呢？”风绮夏不解地皱眉，瞟了楼白羽一眼，“如果是演戏的话带他最合适不过了，对吧，影帝？”

楼白羽不晓得哪里惹到她了，女人心海底针，有时候他对这小丫头真是捉摸不透，只好暂时闭嘴，以免惹祸上身。

“不行不行。”雷蒙娜忙不迭地摇头，“如果带个男人回去，父王一定会给我们举行婚礼，我又不想假戏真做，所以带女人回去才是上策。”

是这样吗？如果可以让她如愿摆脱逼婚的困扰，自己倒是可以日行一善，反正是演戏嘛……风绮夏神情若有所思，楼白羽握住她的手，不得不结束缄默：“绮夏，你不要忘了她爸爸是谁。”

海神波塞冬嘛！风绮夏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对上他不悦的目光之后，恍然大悟。

传闻波塞冬先生仅次于打仗的爱好就是拈花惹草，风流好色的程度天下闻名，和其弟宙斯有得一拼，膝下私生子满坑满谷，私生女倒是凤毛麟角，雷蒙娜应该是其中之一。

想起她那个父王，再想想她这个计划，风绮夏啧啧摇头，不得不承认雷蒙娜小姐借花献佛的鬼主意相当阴险，而自己差点被卖了还帮她数钱。

被看破鬼胎的雷蒙娜脸上毫无愧色，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贯彻得很彻底，冷哼道：“对啦，我就是要让父王把注意力转移到我带回去的女人身上，那他就没心思来烦我了，可惜我找来找去，方圆百里只有你看起来比较顺眼。”

好像是天大的荣幸一样！风绮夏对她吐吐舌头，说：“抱歉，我对胡子一把的花心大叔不感兴趣。”

雷蒙娜眼珠子转个不停，一看就是还在打鬼主意。

风绮夏虽然对她的计划敬谢不敏，不过看她的双手烫出水泡，还是不忍心见死不救，她叹了口气，问：“在你想到另一个法子之前，是不是先来处理一下烫伤？”

雷蒙娜犹豫了片刻，接受一个凡人的帮助有点伤自尊，不过她的手疼得活像刮掉一层皮，让她实在傲慢不起来，只好闷不吭声地跟着风绮夏下到船舱。

而那个碍眼的楼白羽当然寸步不离，像守着绵羊的恶犬一样戒备地盯着她。

风绮夏绷着一张俏脸，把他这个最高优先级契约订立人甩在一边，细心地给被PK出局的“下堂妇”雷蒙娜擦药。两个截然不同的漂亮女孩相对而坐，当她们不开口的时候，气氛倒是十分融洽。

抹完了药，风绮夏找了一身宽松的衣服，让雷蒙娜去浴室洗掉一身的狼狈，换上正常人的衣服再出来跟他们谈条件。雷蒙娜摊开自己红通通的手，无声地要求风绮夏协助她沐

浴更衣，楼白羽沉着脸，不由分说地把她推进浴室，砰地关上门。

“不要太迁就这种得寸进尺的家伙，她能操纵水，洗澡哪需要帮忙？”楼白羽忧心忡忡地看着风绮夏，生怕她一时不慎被那个牛皮糖拐走。

“我是笨蛋吗？”风绮夏白了他一眼，“啪”的一声阖上医药箱，没好气地挥着手，“不要挡路。”

楼白羽无语地让开，看着风绮夏把医药箱放回柜中，突然邪邪一笑，问：“你是在气我刚才吻你吗？”

风绮夏脸一红，欲盖弥彰地讪笑几声，用轻松得可疑的语气说：“哪有～我知道你是我解围嘛！幸好你炉火纯青的演技骗倒了雷蒙娜，说起来我还应该谢谢你呢，影、帝！”

没错，她就是气！气他例行公事般的敷衍态度，气他的若无其事与漫不经心！更气的是自己的在意，哪个女孩子在面对灾难一般的初吻回忆能够泰然处之？风绮夏也不例外，可是她憋着一肚子火却不能发作，尽管心里恨不得要死脸上还要表现得满不在乎！

“你认为——”楼白羽大手一伸把她揽了过去，低头看她火气升腾的双眸，“我在逢场作戏？”

难道不是吗？风绮夏凶巴巴地瞪着他，可是红透的双颊让她的眼神一点威慑力也没有，反而像在发娇嗔。

“当然不是。”楼白羽低声笑了，“我只是不喜欢当众表演罢了。”

说完，他一手扶着她的后脑，火热的双唇霸道地欺了上来。

这是一个货真价实，丝毫没有偷工减料的吻，温柔甜美得让人无法呼吸。

一吻终了，心脏狂跳不可自抑，深陷于对方深不见底的眼眸中，风绮夏恍惚而清醒地发现：她是真的爱上这个人了。

\*\*\* \* \*\*\* \*\*\*

“雷蒙娜、雷蒙娜，放下你的长发——”风绮夏心情很好，一边帮不速之客梳理长发，一边低声哼唱着童话中的歌谣。

当然此雷蒙娜和那个被囚禁在高塔上的长发姑娘截然不同，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特别是从浴室出来就看到一对俊男美女正吻得不可开交，让她处于焦灼状态的神经更是深刻体会到生命不可承受之嫉妒。

“你们是故意的吗？”她黑着一张脸，语气酸辣交集，“趁我不在的时候抢跑，太卑鄙了。”

楼白羽哭笑不得地看着她，问：“雷蒙娜，你还不肯死心吗？”

雷蒙娜憋屈地看了他一眼，答道：“锲而不舍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对于错误的对象，那就是死缠烂打了。”楼白羽轻哼一声，“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类型？曾经幻想过什么样子的如意郎君？”

“如意郎君？”雷蒙娜撇撇嘴，“这是哪个星球上的生物？”

这句话把地球上二分之一的生物一棒子打死，连楼白羽也觉得有点自尊受损，不过想想她的成长环境就很快释怀了。上面有一个性好色、看上哪个女人就穷追猛打的父王，身边又是一票上行下效、不知“节操”二字怎么写的兄弟，长期和他们相处，豆蔻年华的雷蒙娜会患上恐婚症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过那不关他的事，楼白羽可没兴趣客串媒人，他正要下逐客令，突然船身剧烈摇晃了一下，像是撞到什么东西。从舷窗往外看，才发现原本阳光灿烂的天空已变得漆黑如夜，风起云涌，海水中竟然透出诡异的红光！

这又是什么见鬼的异象？！

楼白羽和风绮夏对看一眼，脸色很难看，而雷蒙娜更是挂下一头黑线，咬牙道：“是塞肯多斯，他又在进攻我的水晶宫！”

“又？”楼白羽注意到这个微妙的副词。

雷蒙娜顾不上理他，下意识地去拿她的三叉戟，结果忘了手上的烫伤还没好，痛得哇哇大叫，眼泪差点掉下来。

“都怪你！”她转向楼白羽，气势汹汹地怒吼，“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不仅毁了我的婚约，还害我不能去战斗！”

被人这样指着鼻子骂还是破题儿头一遭，楼白羽挑挑眉，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淡淡地说：“我替你去战斗，带路。”

“咦？”雷蒙娜愣了三秒钟，蓦地想起自己也是这家伙的手下败将，那么让他去对付塞肯多斯应该没问题，送上门的竹杠不敲白不敲，她也不推辞了，率先冲出船舱，朝大海奔去。

“跟着我。”楼白羽一手拉着风绮夏，一手拿起雷蒙娜的兵器，不顾船员们瞠目结舌的神色，跃过船舷纵身一跳，投入茫茫波涛中。

“啊！”风绮夏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跟着他一起沉了底，本来以为会灌一肚子咸海水然后浮上水面挺尸，没想到进入水中竟然没有任何不适，除了在水流中走路有点头重脚轻以及头发会飘得状如女鬼外，她连呼吸都很顺畅！

“你已经学会生风了，本身可以制造充足的空气不让自己溺水。”楼白羽朝她一笑，揽着她的细腰，朝远处红光闪耀的海底山谷飞掠过去。

风绮夏兴奋得尖叫，试着在水中卷起小型旋风，玩得不亦乐乎。

位于山谷中的水晶宫是雷蒙娜的属地，规模比它的名字要大得多，水晶宫并不是一座城堡，而是以整座山为驻地的城市。

这座海下的山就像一个多孔的蜂巢，许多小门开开阖阖，供民众进出，柱子上镶着夜明珠照亮，外墙呈现半透明的乳白色，连山另一边的红光都映了过来。

“这面有结界，他只能从山背面进攻！”雷蒙娜招手带领他们游进宫门，穿过一条宽阔的隧道，来到后山的断崖边。

水晶宫的背面平滑如镜，无懈可击，只有一扇能从内部开启的沉重石门，门前赫然立着一位身形挺拔的男子，正挥动手中的巨斧，一下一下地攻击这扇门，斧头带动起激烈的水流，撞击间爆发出耀眼的红光。

“他就是塞肯多斯？”楼白羽探头看了对方一眼，转身问，“你得罪过他吗？”

“我攻打过他的红礁堡。”雷蒙娜没好气地说，“那是父王刚传我三叉戟的时候，回来的路上经过红礁堡，一时手痒拿它来开刀，然后塞肯多斯出来迎战，我和他打了一场，梁子就结下了！”当时只是一时兴起，再说她也没给他造成实质的损失，最多打坏了几根柱子而已，哪知道会被那个小肚鸡肠的家伙报复到今天，三天两头跑来挑衅！

“是你不讲理在先嘛！”风绮夏小声嘀咕。

雷蒙娜毫无愧色地回答：“这有什么不对？我们生存的意义就是去征服！”

楼白羽掩口低咳，要笑不笑地看了她一眼，说：“那就要冒着被征服的风险了。”

谈笑间，塞肯多斯发现了他们，他飞身掠上断崖，一斧横胸，傲慢地瞥了他们一眼，视线在楼白羽身上稍作停留，最后转回雷蒙娜身上，嘲笑道：“女人，你今天叫了帮手吗？”

雷蒙娜无名火起，伸手去抓她的武器，楼白羽按住她的手腕，说：“别忘了你的伤。”

“可是……”雷蒙娜话没说完就被风绮夏拽走，忿忿地咬着嘴唇，眼中杀气沸腾。

塞肯多斯皱眉，眼中似乎闪过一抹关切，不过嘴巴却一点也不肯饶人，粗声粗气地说：“受伤了？还是找借口逃避？”

即使在海水中，雷蒙娜也气得快冒烟了，拼命想挣脱风绮夏，后者一甩衣袖，借着风力将她的手臂反绑在身后，拍拍她的肩膀，说：“不要逞强，没有人能替你痛。”

塞肯多斯呆望了雷蒙娜片刻，突然回过神来，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一斧头砍在楼白羽面前，吼道：“废话少说！接招吧！”

楼白羽摆摆手示意风绮夏带着雷蒙娜退到远处，集中起精神准备战斗。

塞肯多斯长得壮硕高大，比楼白羽还要高一个头，相貌粗犷俊朗，一双几乎与海水融为一体的是湛蓝眼瞳饱含着冰冷的讥诮，持斧的手背绷起几道青筋。

虽然见识过楼白羽的能力，但是看他和这么一个巨人对战，风绮夏还是会提心吊胆——被那个斧头挥一下铁定会变成两段！

楼白羽倒是不怎么紧张，虽然塞肯多斯比雷蒙娜厉害多了，也仍然不是他的对手，他只是好奇为什么实力弱许多的雷蒙娜会自信爆棚到认为她跟塞肯多斯能打成平手？看来他们需要打一架来沟通一下，楼白羽姿势优雅地执起雷蒙娜的三叉戟，微笑道：“请吧。”

战斗爆发！

闪耀的红光中加入了刺眼的白光，周围的海水被搅动出巨大的漩涡，让人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

楼白羽轻松避开雷霆万钧的一斧，问：“塞肯多斯，你明明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雷蒙娜，为什么却故意示弱？”